

卷之一

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

传曰：一念未起，则方寸湛然，有同太虚。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，及一念纔起，趣向不同。善恶既殊，祸福即异。此太上所以言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也。大抵一念起处，即祸福之门。篇中之言，皆其事也。昔卫仲达初为馆职，被摄至冥司。冥官命吏呈其善恶，二录比至，则恶录盈庭，而善录纔如筋。小官色变，索秤称之。既而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，地为之动。官乃喜曰：君可出矣。仲达曰：某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？官曰：不然，但一念不正，此即书之，不待其犯也。仲达曰：然则小轴中，所书何事？官曰：朝廷尝大兴工役，修三山石桥。君上疏谏止之，此谏藁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之朝廷，初不从于事，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？官曰：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，已是向使听从，则君善力何止如是，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，尚安得而摄君乎。奈何恶念太多，力已减半，不可复望大拜后果，止于吏部尚书。呜乎，仲达之恶，止是空有其念。尚至一旦损尽，合作宰相之福。况本自猿薄，而又多直犯者乎？于此益知，一念起处，信为祸福之门也。是故赵康靖公槩，尝置鳞豆二物，于几案间。每一念起，必随善恶以豆别之。善则投一白豆于白耕中，恶则投一黑豆于黑耕中。初则黑豆绝多，既而渐少，久而善恶二念都忘，耕豆二物亦俱弃而不用。此盖消磨，至于莹彻，无复可以记别者也。嗟乎，世人方寸之间，波澜万丈，尚何望如赵康靖之至于莹彻乎？将见损福，如卫君也。赞曰：

福本自求，孽由自作。同出念虑，分为善恶。吉凶感召，影响酬酢。毋待已形，所贵先觉。致力于斯，俯仰无忤。
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
传曰：善恶之报，而以形影为言者，谓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，亦犹形之必有影也。昔曹彬忠诚事君谦恭自处，不急货利，不树私恩，振乏绝，恤鳏寡，喜愠莫见。不以富贵骄人，虽帅师征讨，未尝妄杀。初破遂州，诸将皆欲屠城，公独执为不可。及伐金陵，必先焚香誓众：城下之日，无得妄杀一人。举此二端，余悉可见，前后全活，可胜言哉。又如舍怨而雪昌言，自诬而救全斌，缓决新婚之吏，不伤已蛰之虫，皆盛德也。是故诸子皆贤，令玮琮璨继领旄钺，少子珀追封王爵，实生光献太后，以至济阴生享王爵，子孙昌盛，近世无比。然则为善之报，岂不如影随形乎？闽中国计使薛文杰，常与内枢密吴英有隙。一日，闽主麟使巫徐彦视鬼宫中。文杰因令以英将反为对，赂信而杀英。时英久典闽兵，军士悦附。闻英冤死，无不切齿。适吴人攻建州，麟发兵救之。军既发，乃逗遛不进，必欲得文杰而后行。赂不得已，以槛车械送。军士得之，食立尽。初文杰之为造此车也，谓旧制无他苦，于是自出新意，车内皆周植铁钉，铃皆内向，使槛送者居中，不得动转，动即为钉所刺。其意必有所主，无何未及施用，至是乃身自尝之。然则为恶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？

赞曰：

理有施报，出于自然。如种五谷。刈获有年。如植荆棘，久则蔓延。易称善恶，必以积言。勿以其事，责诸目前。

是以大地有司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

传曰：按《北帝大伏魔神呪》等经，下方正北，有一大海，秽恶腥黑，莫测边际。中有一山高十万六千里上参碧落，下入风泉，名曰北都罗郑山。山近水面，有一大洞，名曰阴景天宫。周回三万六千里，中有三十六狱。狱中草木皆禀自然恶毒之气，锋铃风利，甚于剑戟。主此洞者，名曰太阴天君。助治四人：一曰东斗，斗中生杰君；二曰西斗，斗中成须君；三曰南斗，斗中司禁君；四曰北斗，斗中司命君。此洞之外山上，别有六洞。六天大魔，各主其二即太阴天君外、六曹也。互相关报，主执罪罚。六大洞宫之下，又有三小官官：一曰天官，二曰地官，三曰水官。专主刑名之职，最为追呼要司也。三官之下，又有九令土主，即九州岛之主也。五岳府君，二十四杰，乃二十八宿之阴狱。以至河海掾吏，丘陵溪洞主者，各各秉命，列为属吏。夫郑都者，天地司过之都司也。九令五岳者，郑都之子司也。令狱以下，所有冥曹，又属令岳之子司也。分司列局，因事授职，千千万万，何可胜言。不闻岳司，近又置举意司乎。其司共有五案六员判官，专主关达人之事始，即人之起意处也。善恶功过，纤悉皆书。既书达于更生虞公，御史吕公，所主之司，此司得之。又复籍为二簿，达于丰道中岳、定予定夺二司。定予司，则皆青莲宝座。定夺司，则皆荆棘藻藜。予本二司，亦自绍兴二十八年，置至干道，八年校幼。以善而僧纪福者，四方上有二千八有六人；以恶而将入荆棘者，四方却有八千七

百六十一人。便可见其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也。大抵荆藻之岳，端为欺诈奸邪者设，行住坐卧，荆蒺蒙缚，极为苦楚。呜呼，今日身被蒙缚，岂不亦犹昔日欺诈奸邪，人被蒙缚乎？若夫减夺之说，则当随文引证，兹不复载。

赞曰：

天地鬼神，森列昭布。阴诛冥责，列于刀锯。依过定罪，毫发不恕。#既可夺，寿岂难注。不睹不闻，宜益戒惧

筹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

传曰：道藏《纪等录》云：清斋一句，增等十纪。清斋一日，增算十旬。清斋者，心斋也。一经减#，即为有过之人。贫耗忧患，何所不有。昔奉符令钱若愚，早岁补官，奸险狠愎，在处多不成任。晚益迪蹇，子女沦丧，触目无聊，因投词于龙虎山，叩头祷谢。是夕，梦一神叱曰：汝奸险狠愎，夺算将尽，尚何谢为。未几果卒。栢阳尉郭邻，官不得调，奇蹇迍蹇，无所不至。虽至亲密友，亦渐疏斥。每倦闷间，即见二物，状如猿猱，跳踯其旁。心大恶之，祛亦不可，避亦不可。忽一日，乃自言曰：吾乃主世之虚耗者也，君既获罪，故吾得以扰君，今数满当去，可享安矣。果如言。此皆减算则贫耗，多逢忧患者也。呜呼与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，无令至此乎。

赞曰：

人之赋寿，如木有根。随其生植，修短所存。沃以膏润，枝条苏芬。乃或戕伐，枯悴日闻。栽培倾覆，天何心云。•

人皆恶之。

传曰：按《七星移度经》，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无恩无德，北斗定为大恶人。阴匿暗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固大恶；无恩无德，亦大恶欤。大抵无德无恩，则功不及人；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则害必及物。其为不善，实皆一也。今为人而至使人皆恶者，必自取也。昔丁晋公与寇莱公，同在政府。天下之人，识与不识，闻莱公之名，则必许为忠；盖闻晋公之名，则必目为奸谀。闻一善，必以归莱公，未必皆莱公所为也；闻一不善，必以归晋公，未必皆晋公所为也。物论如此，而鲸波之设竟如此，岂非功不及人，而害多及物乎？经云：喜集则福生，怨积则祸至，信不诬矣。昔杜祁公知干州，岁未满，改知凤州。二州之民，争于界上，一日：我公也，汝夺之。一日：今我公也，汝何有焉。张忠定再镇蜀，蜀中之民，无不鼓舞，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，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，至今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然则二邦之民，所以喜二公者，为何如？呜呼，与其怨积，孰若喜集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西子不洁，掩鼻过之。沧浪之浊，洁足是宜。美恶自取，尤人何为。梟t蝮蛾，唾逐恐迟。爱人不亲，反己可知。

刑祸随之。

传曰：太虚真人南岳赤君曰：人若遇我以祸，但以福往，自然福德之气恒生于我，害气重殃自生于彼，此学道之大行也。然则刑祸随者，岂非害气重殃，恒在于身乎？苟为不然，胡为所至辄与刑祸会也？不闻卢刘之事乎？昔卢婴气质文貌，皆足过人，人与之交，必遭横祸。时元伯和为军司马，闻而不信，召与之饮。宴未终，而节度陈少游已遣军吏，缚伯和而去矣。或以告少游，少游亦不信曰：伯和自当有罪，婴何预焉，吾将荐而官之。及至潼关，则上已幸奉天矣。又

有刘甲者，亦如婴之为人，人与之交，必及于祸。士子王建，独谓不然。但人偶有灾耳，甲何预焉。甲闻大喜，急往谢之，相与谈论，久之乃退。未几，建遂失火。人因目为鸛鹏，或遇诸途，无不急走远避，帷恐避之之不速也。呜呼，卢刘如此而所至辄如此，赤君之言，岂不然也。

赞曰：

人之隐愿，为于无形。厌然掩覆，更窃美名。高谈理义，自诡廉清。谓可欺世，永享安荣。孰伺其后，人祸天刑。

吉庆避之。

传曰：南岳寿星告太极真人徐来勒曰：若能克意为善，自然动与福会。然则吉庆避者，岂非不能克意为善，而至然乎。大抵非吉庆避之，其福德浅薄，自不能与吉庆会也。昔宋太宗作端拱楼，闻董羽善画龙水，召之使画于壁。羽用意精妙，半年乃成，自谓天下绝笔。及太宗引嫔御登楼观赏，无何，太子见龙大惊，立命污漫半年工夫一旦无用。*使皇子不惊，董羽恩数，岂在明日。范文正公镇鄱阳，有书生献诗甚工，自言平生未尝一饱，可谓天下之至饥者。时士夫盛习欧阳，率更字墨，本直千钱，荐福寺碑，乃其本也。公备纸墨，使匠打千本，俾售于京。无何，震霆暴作，碑遂碎为数片，百万之钱，一旦失望，绿使碑不击碎，书生享用，其有穷乎？于此益知吉庆避者，非吉庆避之，其福德浅薄，自不能与吉庆会也。

赞曰：

淑愿以类，吉凶在人。譬如仪凤，不栖荆榛。鸬蜴之窟，岂产珠珍。冰雪凝S，寒谷不春。一气所感，当识其因。

恶星灾之。

传曰：按《十一曜大消灾神呪经》，欲界众生，不修正道，不知有五行推运，十一曜照临，主其灾福。至如土火留伏，金木凌犯，罗计享逆，日月薄蚀，乃至州县播迁，人民灾难，水火虫蝗，刀兵相犯，悉皆由也。又按《七星神呪经》，天地设位，乃建五行，巡历天下，察无道之国，观不祥之人。凡处虚域之内，蠢动含生，命系于天。星辰凌犯，彗享冲破，遂生兵灾水旱流离。知而逃形可全自己。逆之遇害，凶衅微生，黎民死亡，沦沉苦海。然则人之有灾，要当自省，其可但归恶于星欤。大抵恶自人为，星因灾之。非星之恶，而人心自恶耳。宋景公时，荧惑守心。子韦曰：祸当，君可移于臣。公曰：相所以治国家也。曰：可移于百姓。曰：百姓死，寡人将谁君。曰：可移于岁。曰：岁饥，人饿必死。子韦曰：君有至德之言，三天必三赏君矣。是夕，荧惑退三舍。张士平知青州，忽夫妻失明，因弃官家居，日夜祷谢。一日，忽有一书生踵门曰：吾乃太白星官、五帝星君，以子久志于道，且祷谢勤至，遣吾下降，为子疗治。既而不施一剂，惟于宅南，凿开一井，取水涤之，一涤遂愈。呜呼，荧惑本主灾厄疾病，今也乃能为宋公退舍；太白本主灾怪刑律，今也乃能为士平疗眼。然则星果恶欤？惜人不知人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上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度主一日，皆二十八宿主之。呜呼，人在世间，日日节节，皆属星卦主摄，为善不免予福，为恶不免予灾，是岂星之恶欤？

赞曰：

天道云远，太空冥冥。我兴视夜，瞻彼列星。荧惑退舍，善言足凭。天人相与，如影赴形。视履考祥，甘后之经。

筭尽则死。

传曰：按《赤松子中诫经》，人有违犯，皆被本命星辰奏闻上帝，七星六律，四时八风，九宫五行，先令司命夺其算纪，授以祸殃。然则人有祸殃乃至于死，岂偶然哉？必其作诸不善，夺算至尽，故至然也。惜人莫悟，浮生短世，膏火相煎，日失一日，弹指便过。况恶习难拔，修行者少，迷惑者多。业识茫茫，无有是处，求之日用，不免与物浮沈荡然，不反于胶胶扰扰之场。欲其无过，其可得乎？今日以某事，减若干#；明日以某事减若干#。减夺不已会有尽时。既乏正修，又多过失，一死之后，便有三恶险道，历然在前，或为畜生，或为饿鬼，或堕地狱，皆未可必。不闻王咨以处官刻核，而死受牛身乎？费宜以操心点劣，而死为饿鬼乎？陈堂以恃荫凌人，而死堕地狱乎？此皆死有余责，而沦入三恶者也。孰谓一死便了，更无余事乎。

赞曰：

纣有天命，忽焉以亡。文拘麦里，与龄益长。覆却万变，善庆恶殃。我命在我，谁云不常。彭觞寿夭，寸心自量。

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录人罪恶，夺其纪算。

传曰：三台共有六星，每台二星。上台司命，中台司功，下台司录。上帝署为天曹，俾主生死寿夭。人有三魂，上应三台，篇言三尸，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，即上诣三台也。若夫北斗，乃紫极都曹，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，合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，象陈北斗，精应玉清，三界十方，皆所统御，斡旋气运，斟酌死生。六甲生人，各禀一元之气，方得圆形为人，具足一躯，皆北斗也。主持人命，使保天年，亦北斗也。又按《九真帝君九阴混合纵景万化隐天秘诀》，人两眉间却入一寸，号曰明堂。北斗帝君、太阴九妃，常处其中。又按《业报因缘经》，七星之气，常结为一星，在人头上，去项三尺。其人为善，则光大而明；为恶，则光小而暗。又按《北斗傍通图》，七真曰：吾每月初三，及二十七日，必一下降，受人醮祭，察人善恶。然则三台北斗，在人头上，录人罪名，夺其#纪，信不诬矣。

赞曰：

人之一身，肖貌天地。反而求之，万物皆备。此心最灵，不行而至。神明所舍，动息弗离。福祈祸禳，无乃儿戏。

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。每到庚申日，辄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。

传曰：三尸言人罪过，非独篇中言之，诸书亦皆言也。一云上尸名彭踞，中尸名彭跻，下尸名彭踳。一云上尸名青姑，好伐人目；中尸名白姑，好伐人五脏；下尸名血姑，好伐人胃命。一居人头，能令人多思欲，好车马；一居人肠，能令人嗜饮食，好恚怒，多忘少气；一居人足，能令人耽色欲，喜杀害，关节搔扰，五脏踊动。每至庚申日，与身中三魂，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。大抵三尸言过，乃其职也。按经所说，修真之人，先当绝去。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，七守庚申三尸灭，守者不寐也，不欲三尸得以言其过也。一云寅日三尸游两手，当去两手指甲；午日三尸游两足，当去两足指甲。此名斩三尸，随所在而去之。呜呼，与其百守庚申，尽去指甲，孰若清心寡欲，无使三尸所能恼人者数事，得以干吾方寸乎？昔僧契虚，志慕清虚。一日，因山行为异人捧子所导，至稚川仙都。稚川曰：子能绝三彭之仇乎？契虚莫悟。捧子曰：彭者，三尸之姓也，当居人身，伺察善恶。庚申之日，悉录以闻。然则三尸言过，孰谓不然，内则守心，外则去甲，此修行之初法也。

赞曰：

柳子骂尸，义正词直。奋笔抗辩，出于有激。其实七情，交相蠹贼。投机乘间，肆其侵蚀。非彼巧诉，系我逸德。

月晦之日，灶神亦然。

传曰：灶之为神，号曰司命。司人一家，良贱之命，过无隐露，纤悉皆言。一云灶神，状如美人，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。月晦日，诣天曹，白人罪。大者夺纪，小者夺#。一云灶有三十六神，能转祸为福，除死定生，驱逐妖邪，迁官益禄。若依时祭祷，所愿必从。祭灶有日，或以晦日，清静灶前，香花酒果，谢之亦吉。一云在天为五帝直符，在地为五音太岁，在人间为五音灶君。灶中黄帝，即世之司命，常将世人罪状及过恶奏闻。阴阳二景，记之黑簿。呜呼，灶之为神，明察如是；职主奏告，又如是。世人行事，但取快一时，岂问家有灶神，而恐惧修省乎。赞曰：

祀典所录，灶其一焉。神灵栖之，是或当然。余苟无过，子亦奚言。一有不戒，获罪于天。无所祷也，醮祭可捐。

凡人有过，大则夺纪，小则夺筭。

传曰：纪之为说，一云十二年为一纪，一云三百日为一纪。筭之为说，一云百日为一算，一云一日为一#。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夺，况十二年乎？一日犹不可夺，况百日乎？谨按经云：人之受生，所得之#，皆记在诸天。太上敕勒诸天诸地，日月星斗，天真圣人，将军使者，天神童子，天地飞仙，三界四司，岳渎官属，执苏把籍，巡行考校，三日一言，十日一奏，百日一结，不辍须臾。若修善立功，则便可延年；万一造罪，则立见减等。又按赵业，被摄至上清校勘，所见一吏，方呈押戊申生人录。其录首具人之姓字，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。其日有功或过，皆书其下，如无亦书无。功则延年，过则减#。与经中之言，皆无以异，孰谓减#为无耳。绍兴初，符仲信者，赤手起家，方且称意。年三十五，忽至不起。方委顿间，自言恍然，如处旷野。俄见数人遥呼曰：恩主胡为，在此相与。引至一处，乃一官府。仲信因卧门侧，一吏自门引头曰：岂鼎州符仲信乎？数人曰然。吏曰：此人本合饥寒，以好施，故能起家寿；本五十有九，以不烧香，睡起晚，今皆削尽。数人曰：不烧香，睡起晚，皆小过，何至如是？吏曰：不烧香，即是无敬奉天地之心；睡起晚，即是有多淫之意。岂为小过？数人相顾，大惊曰：厚德如符公，尚犹以此夺尽纪算，人其可自恣乎。呜呼，所谓过者，不待出于语言，见于行事，然后谓之过。但凡念起于中，稍涉不正，即名为过。仲信之过，便可见也。

赞曰：

命曰逌续，可演而伸。命曰断弃，促亦有因。细行不谨，终累正真。罪大恶积，乃灭其身。惟德是辅，皇天无亲。

其过大小，有数百事。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

传曰：数百事者，即篇中自非义而动下迄死亦及之说是也。欲求长生之人，先须避者，非余人不必避也。谓求长生之人，则尤当谨避，必使己行净如明珠，虽纤尘微翳，亦不可使有也。苟尚有之，未得为无过之人也。昔许真君行符施水，治病救灾，于民最有大功。上帝犹谴其七世不祀祖先，且有贪杀匿三种之罪，必待特赦，然后拔宅轻举。女仙杨正见久以遇师，登真有日。上帝亦谴其少时，父母贯钱输税，正见不合，择取二文圆好者匿之，名曰隐藏官物，更复谪留人间一年。又如陶隐居之修《本草》，孙真人之着《千金方》，皆是主于济活，惟是中间，略取虻虫水蛭之类，以备药使。上帝亦谴其功虽及人，反害物命，但得尸解而已。又如紫虚元君，与茅君同在清虚宫，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。顿落者，四十七人。复上者，纔二人。盖为抱淫欲之心，行上真之道，非止被落，又将被考三官。然则欲求长生者，是可有纤毫微翳乎？大抵欲求长生之人，于篇中所谓数百事之说者，须得谨避也。

赞曰：

神仙可学，不死可致。博采方药，炼神养气。外诱纷然，可慕可喜。宁保此心，果无纤累。欲成仙道，先修人事。

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

传曰：道之为说，见于诸书者，其说甚多。然晓而易见者，无若《中庸》之说之为着明也。《中庸》曰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大抵性也者，道之体也。道也者，性之用也。人欲未起之前，湛然方寸，即性之天也，道之体也。于日用间，能自率性，不为人欲所移，即性之用也，道之体也。今日用之间，动静语默，岂非道乎？是故孔子曰：何莫由斯道也，行而是，是道也；行而非，非道也。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即太上所谓进退也。第人不能率性，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，所以倒行逆施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当进而退，当退而进也。昔赵清献公尝曰：吾昼之所为，夜必焚香九拜，告之于天，不敢告者，不敢为也。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：昼之所为，夜必记之，于纸不可记者，不可为也。此皆能自率性，不使于进退之间，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。能知此者，有几人耶。

赞曰：

道则在是，明白坦夷。所谓常道，民之秉彝。试反诸心，能别是非。一念不昧，良能真知。外是求道，斯则自欺。

不履邪径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大道甚夷而人好径。夷者，平也。径者，不正之路也。即吾儒所谓澹台灭明，行不由径之径也。在人履践言之，即人之履践不正处也。履践不正，自一念始。一念起处，其可不谨。昔李退夫隐居南岳，日以不得遇师为恨。一日寻幽访深，忽闻空中有弹碁声。举头视之，则见二人坐于木杪，相对而弈。退夫大喜，亟往致敬。方问道间，俄有田妇出傍，不觉反顾，则二奕者已失所矣。退夫不悔，事已无及。张木为浮梁令，县有一庙极灵，能为人祸福，令至必祭以斗酒，随酌辄尽，木疑为妖，既祭，度其醉，撤席执之，果一老猿，已大醉矣。将戮于市，猿俄醒曰：某死固不问，然数年所贮，极为可惜。君虽至廉，然县道阙乏，不为无补。木纔问处，则猿已跃身而去矣。自此百计踪迹，竟不可得。呜呼，一念纔差，遂至如此。所谓邪径，即此便是。

赞曰：

道若六路，曾蔑多岐。隆步弗谨，溪谷险<。视听言动，以礼自持。九思三省，犹恐失之。舍而他适，颠覆奚疑。

不欺暗室。

传曰：太上所谓不欺暗室，即《中庸》所谓君子戒慎乎，其所不睹；恐惧乎，其所不闻；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《诗》所谓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大抵暗室者，所可欺处，能不欺于可欺，真不欺也。不闻翊圣真君不欺之说乎？真君戒张守真曰：但洁身守正，不欺方寸，自然默符天理。以此事君，何惧之有？然则不欺为行，岂细行哉。昔张建章奉使渤海，中流遇风，波涛如山，自分必死。俄见一青衣，乘一小舟而至曰：仙官召君。方恍惚间，则已达岸。仙官曰：君平生不欺暗室，上帝所知，波涛无足虑，但复登舟，吾当遣人护子。建章竟得将命而返，于是弃官学道，遂获登真。韦行式采访西川，其侄子威侍行，有老兵名曰丁约，日侍左右。子威觉其不凡，方欲诘问，则约已求别曰：吾神仙也，上帝嘉子不欺暗室，遣吾下降，更加审察，今果不欺，得道必矣，但尚余两尘耳。子威曰：何谓两尘？约曰：儒谓之世，释谓之劫，道谓之尘，两尘即两劫也。呜呼，世人于青天白日之下，尚敢公然行欺，况暗室乎？是故超凡入圣，常闻于古人，少见于今日也。必欲不欺，在我而已。

赞曰：

境有明暗，心无显幽。一念之举，十目已周。形诸事为，洪水横流。褒袞挹市，何必外求。不愧屋漏，心正身修O

积德累功。

传曰：德也者，日新之谓也。功也者，日用之谓也。苟能闵闵然，如农夫之望岁；汲汲然，如商贾之营财。今日积其德，明日又积其德，今日累其功，明日又累其功。夫所谓天仙，一千三百善行之，只在四年；地仙，三百善行之，只在一年。第人不能，多至中废，不闻穿石礼树之说乎？紫虚元君曰：昔有傅先生者，自少好道，入焦山石室中。积七年，忽遇太极真人，授以木钻，使之穿一盘石。戒曰：石透，吾当度汝。石厚五尺余，傅穿之不息，积四十七年，石忽穿透。太极真人，果来度之。又南岳夫人曰：昔有一人，励志于道，然不知求道之方，惟日夕礼一枯树，求乞长生，如是不已。积二十八年，树忽生华，有汁如蜜。其人取华，并汁吞之，立获度世。呜呼，积德累功，虽不在于钻石礼树，便可以见其积德累功。大抵有其志者，无不成也。

赞曰：

圣贤有顺，成己成物。仁以己任，道由性率。小善必为，细务无忽。事在悠久，效非仓卒。能办肯心，断无乾没。慈心于物。

传曰：佛告普眼曰：我今此身，地水火风，四大和合。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，当在何处？即知此身，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同幻化。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妄有缘气，于中积聚，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此虚妄心，若无六尘，则不能有。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，于中缘尘，亦归散灭。毕竟无有，缘心可见。然则世人胡为，而妄执此心，以为心乎，况不善用，而不慈乎。呜呼，此说微妙，姑置勿论。请以慈之，一字言之。佛言：我有四无量心，一曰慈，二曰悲，三曰喜，四曰舍。太上曰：吾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诸圣尚尔，况于人乎。按经所说，灯烛焰上，别有一种微细众生，吞食其光，以为性命。人气一吹，随吹即死。是故诸佛戒人，不得以口气吹灭灯烛。迦叶尊者未出家时，尝令其妻压油饮牛。妻不乐曰：我不忍见此等微细众生，粉骨碎身。然则诸圣所以慈其心者为何？惟其如是，所以于一切物，不遗微细，一切护念。昔宝文王敏仲七世不杀，又好放生。至敏仲身，乃自生疑。一日，咨决于小法华曰：以某所见，不杀不放，一切付之无心可乎？师厉声曰：公大错，公大错，岂作空解耶？面前露柱，亦自无心，着几个露柱，能救得世间一个苦恼众生？诸佛菩萨，其说不尔。可急忏悔，无自貽戚。敏仲骇然汗洽，再发心放一百万命。其后持节准甸，适岁饥，出按拯济。舟次青河，忽闻汹汹声，如数百人争闹，疑是饥民。遣人迹之，了无所见。心忽自悟，于是策杖循河而行，则见数十妇女，濯t岸侧，汹汹之声，正出t中蛤蜊也。悉命以粟易之，得数十斛，亲为诵经持呪，投之中流。既而复自疑曰：吾平生放此，可谓多矣。万一感恩，来为眷属，岂不痴钝？是夕，即梦文殊现身其前，慰谕之曰：我于往世，亦曾生蛭蛤中来。但坚汝心，无自疑沮。敏仲至此，始大信异，因着一书，以示劝戒。王涣宣和年间，大病濒死。忽梦一金佛告曰：汝平日放生，已及万命，自合延寿。我今传汝一方，可急买茯苓、黄苓、地骨皮、甘草四味，等分和剂饵之，无不愈者，涣如戒修。合一剂，果愈。孰谓诸圣于一切物，不遗微细；一切护念之说，为不然乎？大抵慈为万善之本，心若不慈，善何以立？

赞曰：

万物同体，均受于天。乐生畏死，此性则然。忍肆其暴，到割烹煎。肖翘蠕动，皆在所怜。视物犹己，仁术乃全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一竟

◎版本号 #2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34:45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42:18